

西昌一位法轮大法女弟子张天玉，年近古稀。6 年来，善良的老人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大法修炼人一样，在血腥的高压下，一直以真善忍的慈悲之心，和平、耐心的向被谎言蒙蔽了的人们讲述着迫害的真象。期待着世人能明辨真伪和善恶。然而，这位慈善的老人在 2005 年 5 月 14 日却被秘密绑架，关押在拓荒戒毒所。

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大法弟子张天玉身上的故事，2004 年 1 月 28 日下午，张天玉在胜利路过人行道上，被一辆急驶的摩托车撞倒在地。昏迷了半个多小时……。州医院 999 急救车把她拉到州医院急救。司机的摩托当场被收缴。州医院医生给她作了检查：撞伤面部左侧有 10 多厘米长，1.5 厘米深、2 厘米宽呈长槽形，面部左侧压缩性骨折，左眼球极度充血呈红色。医生曾要求她马上住院治疗。

可是，老人没有那样做，她知道自己是个炼功人，做事应为他人着想：住院得用司机多少钱啊！回家学法炼功就行，不住院。

就这样，回家 7 天后，张天玉老人的撞伤就不可思议的好了，面对这一奇迹，很多知道的人都佩服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。

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叫友钱光，农民，做小生意。事后他告诉老人：把你撞翻后，我从车上跌下来，还打针吃药呢。友钱光的驾驶证被交警扣留了，要他同老人写份协议书说老人没事才能交还，老人和交警说：我没事，好了。我们法轮大法弟子永远都要以大善大忍之心对待所有的人们。那位交警听后对友钱光说：你遇到好人了，要是别人，几仟元医疗费够你忙的，快快谢谢大妈。

这样善良的老人竟又被第四次秘密绑架。大家都知道她是好人，其实大法弟子个个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而且是品德高尚的人。因为他们奉行的是真善忍。他们没有做任何坏事，也没有触犯法律，他们是被陷害、被迫害的。他们信仰真善忍、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，那是公民的合法权利。



卡塔琳娜的心愿

【明慧网】卡塔琳娜今年 7 岁，是瑞士一所小学一年级的学生。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，在家里，她是爸爸妈妈的乖孩子。2 岁的时候，卡塔琳娜就开始和妈妈一起学法炼功。

她很喜欢读法轮功创始人写的诗《洪吟》她能用中文和德文背 30 多首《洪吟》中的诗了。她从小跟随妈妈一起参加讲法轮功真象活动，

焦
点
新
闻

外交官 拒绝为镇压服务

【明慧网】最近，中国驻悉尼领馆政治领事陈用林，拒绝继续为中共镇压法轮功卖力，并脱离中共，在澳大利亚及整个国际社会引起强烈震撼，成为世界各地媒体大幅报导的焦点话题。



据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报道，37 岁的陈用林向记者表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，但同情法轮功。他说，“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大规模的迫害。”作为政治领事，他的主要工作是“执行中共的政策，迫害在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，监视他们的活动，包括雇佣人员收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情况。”打压初始，他紧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，为此，他受到良心的谴责。

陈用林说，在他过去任职的四年中，因为用“邪恶的方式”为中共工作，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产生的罪恶感，使他频频处于噩梦之中。

据澳洲广播公司报导，陈用林担心因为反对迫害法轮功，回国会受到迫害，因此向澳洲寻求政治庇护。◇

比利时，奥地利，德国各地都留下了她的身影，人们都非常乐意接受纯真可爱的她递来的真象材料。

渐渐的卡塔琳娜长大了，她越来越明白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受到的血腥迫害。她特别希望迫害早日结束。她和表姐一起制作了一张写有“法轮大法好”的画，亲手将画投到中国使馆的信箱里，希望他们停止助纣为虐。

画中的小男孩带着伤痕和妈妈一起被非法关押在牢笼里，他的神情似乎在问，这一切是为什么？



高级工程师“悔过”内幕

2004年春节后,我看见在审讯室里用手铐吊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,听说他是河北省一位副厅级干部叫景占义[编注:应为高级工程师]。后来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到国保局采访。采访是在国保局精心策划下进行的,我当时就在门外,我听见国保局副局长赵月增对景占义说,按照他们提供的台词去说,可以给他减刑,否则就再加一条叛国罪,判他无期徒刑或秘密枪决。可怜的这位老人在他们的淫威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,上了电视,去无奈的批判法轮功。后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。在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当天,记者从采访室出来时正好碰上我,问我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,我回答的是“这不是谎言吗!”。

这件事过去两天,副局长赵月增找我谈话,问我那天记者采访我,我说的“谎言”是什么意思。我当时就直言不讳的说,你为什么要威胁景占义。他拍案而起说我要造反。他让我想清楚写好检查再工作。

就这样我被关了禁闭,在天津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。那是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屋,没有窗户,高高的屋顶上有一盏24小时不灭的日光灯,在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马桶一直在泛着臭味,禁闭室里没有任

何取暖设施。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将近一个月。当我走出这间禁闭室的时候,我的双手双耳都已经被冻坏,手肿得像个馒头,耳朵不停地流脓水。在这30天里,我不能给家人打一个电话,我被他们折磨得几近崩溃的边缘。为此我就一言不发,一个认错的字也没写。终于有一天我被稀里糊涂放了出来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是低调处理,怕我将来把以前法轮功学员孙缙被打等一系列丑事说出去。

自从我出来后,我就被安排到了收发室送纸送信,干一些杂活,直到出逃。而我被关禁闭期间家人被告知我去外地执行任务去了。(节选)

[注]作者郝凤军原为天津市国内安全保卫局及“610办公室”官员,一级警司。2005年2月逃亡至澳大利亚。



这幅油画真实展现了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,在大陆公安的刑讯室、劳教所、洗脑班等场所遭受的酷刑之一:火烧炮烙

你问我为什么百折不回头?

在中国,炼法轮功的人很多。镇压快六年了,我们还在炼。有人因为坚持炼,受到残酷迫害,致残、致死的也不少。可就是这样,新学的人也不断增加。为什么?我给你讲个故事:

“我就是两人中的一个”

我是1995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没炼功前,因患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住院。医院治疗没使我身体好转,反而引发了心脏病、糖尿病等多种病,最终无药可救了。在我住院的4年中,医院象我这类病人共14个,死了12人,活着的只有2人,都是学了法轮大法,才活过来的,我就是其中一个。

1999年10月,“东方时空”记者来采访我,问我的病是怎么好的,并告诉我应明白当前形势,要好好配合。我对他们说:“你们是让我说真话,还是说假话?”记者和单位领导都说:“那当然叫你说真话。”我就说:“我要告诉你们‘法轮大法好’,你们敢录吗?敢在全国放吗?”他们灰溜溜走了。

踢我的人疼得被搀出监室

2004年8月初的一个早上,我在外地打工刚到家一会儿,镇上的三个恶警到我家来,找我谈话,问我:还炼不炼功?我说:我炼功。他们就要把我带走,家里人硬是把我给拉了回来。恶警恼羞成怒,又打电话给县里和镇上的联防队。三辆警车呼啸而来,又下来15个人,强行把我绑架走。非法抄走了我家的收录机、磁带、大法书籍及资料。

恶警蛮横无理的把我带到派出所。恶警不但非法审问我,还拳脚相加,我只说一个字:炼!恶警用电棍电我,结果他自己被麻了一下,之后电棍不出电了。

恶警把我绑架到县拘留所,和罪犯关在一起。那是2004年8月3号,到了监室,犯人们问我:“犯了什么事?”我说:“什么事也没有犯。我是炼法轮功的。我们师父叫按照‘真、善、忍’的标准去做好人,我没有错!”恶警暗示一个罪犯打我。我告诉他:“你不能打我,我没有犯事,你打我,你是有罪的!”大个罪犯说:“我就是打你!”恶狠狠的踢了我一脚,结果,当时他的脚就不能走路了,疼得他嗷嗷叫,痛得弯下了腰。

我上前搀扶着大个罪犯把他送出监室,他羞愧的低下了头。恶警灰溜溜的走了。

监室里的其他犯人都说:法轮功太神奇了!